



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故事

■ 吴家林 等 编著
■ 中国书籍出版社

93639

96

吴家林 等 编著

中国十大古典

悲剧

故事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故事/吴家林等编著. —北京:中国书籍出版社, 1995. 5

ISBN 7-5068-0323-2

I. 中… II. 吴… III. 感伤小说: 故事-中国-古代-改编
IV. I247. 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6933 号

责任编辑 周 兰

封面设计 陆 岩

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 邮政编码: 100031)

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9.625 印张 510 000 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000 册 定价: 22.00 元

目 录

窦娥冤	1
汉宫秋	21
赵氏孤儿	31
琵琶记	51
精忠旗	105
娇红记	183
清忠谱	275
长生殿	355
桃花扇	431
雷峰塔	557
后记	623

窦娥冤

原著：[元] 关汉卿

流落在楚州的书生窦天章，原是长安人氏，幼习儒业，饱有文章，可是时运不济，功名未遂。四年前又死了妻子，撇下一个女孩儿，小字端云，如今已经七岁。因为贫困，去年向本地一个有钱的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，这是羊羔利，今年本利就该还她四十两。她多次来索取，天章无力偿还。蔡婆婆常常求人来说，想要端云做她的儿媳妇。正好今春选场开，正该上朝取应，又苦于盘缠缺少，也不好带着女儿进京，只好将女儿送给蔡婆婆去做儿媳妇。天章常常叹气：“这哪里是去做媳妇？分明是卖给了她，就免了四十两银子的债，还多少给几个钱，也够应举的花费了。”

这一天，窦天章带着女儿来到蔡婆婆家。他说道：“今天小生把女孩儿送过来了，怎敢说做媳妇？就给婆婆早晚使唤就是。小生日下就要上朝求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儿在此，只望婆婆照看她了。”

婆婆听了满脸带笑，说道：“这样，你就是我亲家了！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这是借钱的文书，还给你；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。亲家，你别嫌少！”

天章：“多谢婆婆了。先欠你的银子不要了，今又送我盘缠，此恩此德异日必当重报。婆婆，女孩儿还小，不懂事，看小生薄面，多多照顾吧！”

婆婆：“亲家，不用你嘱咐，我从到你家去就看她十分可爱，愿意聘做媳妇。你放心，她到我家，就像亲生女儿一样看承她。”

天章：“端云该打，看我面皮就骂她几句，该骂就说几句。孩子，你也不比在咱家了，要勤快听话，对婆婆就像对你妈妈一样，我就放心去了。”

端云只是哭着：“爹爹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”

天章也落了泪，说道：“顺当了，一二年，不顺当了，还得一些时候，……”

婆婆和端云送走了天章。端云还在啼哭，婆婆说：“孩子，你在我家，我是亲婆婆，你是亲媳妇，是一家骨肉了。你不要再哭了，跟

老身到后房去，见见你那哥哥。”

端云来到蔡婆婆家不久，就迁居山阳县了。端云也改了名字，叫做窈娥。十五岁那年，就与蔡婆的儿子成了亲，不上二年，这小子害弱病死了，媳妇儿又守寡了。孝服还没除。这一天，蔡婆和媳妇说了一声，到城外赛卢医家去讨债。

那赛卢医在山阳县南门开着个生药铺。他本姓卢，人们都说他好医道，就叫他做“赛卢医”。他向蔡婆借了十两银子，本利该还她二十两。来要过几次了，一直没有钱还她；现在手头仍然紧得很，还是无力还债。

蔡婆婆来到生药铺门前，唤道：“赛卢医在家么？”

卢医：“婆婆，是从家里来吧？”

蔡婆婆进了生药铺就说：“我这两个银子太长远了，你还了我吧。”

赛卢医自觉再不还也难开口，就心生一条毒计，于是带笑说道：“婆婆，我这时没有银子，我关了门，你跟我到庄子上去取，就还你，如何？”

婆婆：“行，我跟你跑一趟吧！”

赛卢医收拾了一下门面，关了门，带婆婆向城外走去。走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，卢医想：“在这里不下手还等什么？”他拿出绳子：“婆婆，后面谁叫你哩？”婆婆一回头，卢医就将绳子套住婆婆脖颈，使劲勒住，婆婆倒地。这时候，张驴儿父子从远处过来了，卢医慌慌张张跑掉了。

张驴儿父子来到跟前，见是一个婆婆被勒在地下，连忙扶起来，见婆婆还没有死，叫唤了几声，缓过气来了。

张父问道：“这位婆婆，你是哪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为什么那个人要把你勒死？”

婆婆：“老身姓蔡，在城里住，家里只有一个寡媳，二人相守度日。因为刚才那个赛卢医欠我二十两银子，今天向他讨取，谁料他

骗我到这里要勒死我赖这银子。要不是遇见你们二位，老身也就完了！”

张驴儿把张父拉到一边悄悄说：“你听清了没有？她家只有一个寡媳。咱救了她命，少不得要谢咱。不如你要了这婆子，我要了她媳妇，岂不是天作之合？你跟她说说。”

张父点头，就对蔡婆说道：“婆婆，你没丈夫，我没浑家，你就给我做个老婆好不好？”

婆婆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待我回去，多备些钱钞相谢就是。”

驴儿：“你要是不答应，还拿钱钞哄我们，赛卢医的绳子还在，我们仍旧勒死你吧！”说着就取绳子。

婆婆：“哥哥，你等我慢慢想想。”

驴儿：“想什么？你随我老子，我就要你媳妇儿，两合适！”

婆婆想：“不依他，又要勒死我，这可怎么好？”于是就说：“罢了罢了！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里去吧！”

窦娥满怀愁绪在家里等着婆婆。她自认命苦，三岁母丧，七岁离父当了童养媳，嫁了个男人又体弱短寿，撇下婆媳守空房，没个人照应。她想：“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？今生就招来这些灾难？看来只好将来世修了，这就要侍养好婆婆，把孝守到底！”

蔡婆婆领着张驴儿父子来到家门口，说道：“你爷儿两个先在门口等一等，我先进去说一说。”

驴儿：“奶奶，你就说女婿在门口哩！”

蔡婆婆进门，见了窦娥，窦娥忙问：“奶奶回来了，你吃饭么？”

蔡婆坐下就哭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教我怎么说呀！”

窦娥忙问：“婆婆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烦恼啼哭？”

婆婆说道：“我找赛卢医讨银子去，他骗我到无人之处行起凶来，要勒死我，亏了一个张老和他儿子张驴儿救了我的性命。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……”

窦娥：“婆婆，这个怕不行啊！你好好想想，咱家里又不是缺吃

少穿，又不欠别人的钱债，被人催逼不过，况你年纪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了，怎好又招丈夫呢？”

婆婆：“孩儿也，你说得都不差，但我的性命全亏他爷儿两个救的。我曾说过：到家多拿些钱物酬谢你们救命之恩。不知怎么他又知道我家还有个媳妇，就说我婆媳又没老公，他爷儿两个都没老婆，正是天缘天对。要不答应，还依旧勒死我。那时候我就慌张了，不但自己许了他，连你也许了他。儿也，这也是万般无奈啊！”

窦娥：“婆婆，你六十多的人了，梳着霜雪般的白鬢髻，怎好又成新妇？还不让人家笑话死了！”

婆婆：“我的性命都是人家救的，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现在只待过门，喜事匆匆的，教我怎好回得他们呢？”

窦娥：“他们自然匆匆喜，我倒替你细细愁：怎么咽得下交欢酒，怎么扭得上同心扣，怎么上得了芙蓉褥？这种姻缘人间少有！”

婆婆：“孩子，再不用说了，他爷儿两个都在门口等着哩，事已如此，连你也招了女婿吧！”

窦娥：“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并不要女婿！”

婆婆：“哪个是要女婿的？不是他爷儿两个捱过门来了吗？教我如何是好？”

张驴儿父子在门外等久了，竟自己走了进来，张驴儿还念叨着：“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；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客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不枉了，不枉了！”

父子二人向婆婆、窦娥行礼。窦娥不予理睬，斥道：“靠后站！靠后站！”

驴儿道：“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，选女婿也选得过了！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，咱们还是早拜堂吧！”

窦娥：“婆婆也，俺公公撞府冲州，挣来的家业，怎忍让张驴儿这种人贿受！”

张驴儿拉窦娥，被窦娥推了一跤，她愤愤地叫道：“难道这就是

寡妇的下场！”甩袖走了。

婆婆对张父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恼躁，难道你的活命之恩我不想报答你？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，既是她不肯招你儿子，我怎么好招你老人家？我可以豁出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，待我慢慢地劝化俺媳妇儿。如果她有个回心转意，再商量。”

驴儿：“这歪刺骨就是个黄花女儿，刚刚扯了一把也用不着这样使性子，平空推了我一跤，我肯罢休了？我当面赌个誓给你：我今生今世不娶她做老婆，也不算男子汉！”

赛卢医逃回生药铺，越想越怕：今天做下这一桩恶事，偏被两个不认识的汉子碰上了，蔡婆婆勒得不重，倘或告到官府，找上门来可就麻烦了。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不可当作壁上灰尘。常言道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，幸亏自己是个孤身，没有家小连累，不如收拾行李细软，悄悄躲到别处去，另做营生，也就干净了。

张驴儿因为窦娥百般不肯顺从，心中焦躁。现在老婆子也病了，他溜出来，想弄一服毒药，将那老婆子药死，这小妮子就跑不出自己手心了。他考虑城里人多眼杂，口舌是非多，人家见是买毒药，还许嚷出去闹出事来。他走到南门外，见一个药铺地方冷僻，正好买药。他到了门前就说了一声：“太医哥哥，我来买药的。”

卢医问：“你买什么药？”

驴儿：“我买服毒药。”

卢医：“谁敢卖毒药给你？你这家伙好大胆子！”

驴儿：“你真不肯卖？”

卢医：“我不卖，你又怎样？”

驴儿一把抓住卢医：“好啊，前日谋害蔡婆婆的不就是你么？你当我不认识你哩？走，咱们见官去！”

这一下子卢医可吓坏了，忙说：“大哥，你放开我，有药有药。”

驴儿这才放开手，卢医给他包了一包毒药。

驴儿：“既然给了药，且饶过你吧！”他扬长而去。

卢医想：“真晦气！这个讨药的人就是救那婆子的。我给了他这服毒药，日后事发，更要连累我！趁早儿关上药铺，走得远远的，到涿州卖老鼠药去。”

张驴儿的父亲认为蔡婆婆一向收留他父子在家，好事急不得，慢慢等着她劝说媳妇回心转意，也嘱咐驴儿殷勤一些，给婆媳俩留个好印象。不想蔡婆婆又病了。张驴儿揣着毒药回到蔡家，他父亲就说道：“孩儿，蔡婆婆病了两天了，咱们去问问病吧。”

两个人来到婆婆的卧房，张父就问：“婆婆，你今天病体如何？”

婆婆说：“我身子十分不快。”

张父：“你可想些什么吃？”

婆婆说：“我想着，有羊肚儿汤吃些才好。”

张父就让驴儿去对窦娥说：“婆婆想吃羊肚儿汤，做一碗来。”

驴儿站在门前大声招呼：“窦娥！婆婆想羊肚儿汤吃，你快些做来。”

窦娥赶紧买来羊肚儿切成细丝，在厨房做汤。她几次对婆婆劝说：“咱这寡妇人家，凡事也要避些嫌疑，怎好收留张驴儿父子两个？非亲非眷的在一家里住，岂不惹外人议论？婆婆也，你莫要背地里许他亲事，连累我也不清不白的。旧恩那么容易忘？坟头上土还湿着，衣架上就换新的？妇道人家不能那么无仁义、少志气！”也许是这些话说得婆婆左右为难，就病起来了。

窦娥做完汤，进房来问：“婆婆，羊肚儿汤做成了，你现在吃些么？”

驴儿忙道：“等我去拿。”

驴儿到厨房端来一碗汤，尝了尝，说道：“这里面少些醋，你去取来。”窦娥回身去拿醋时，驴儿就把毒药撒在汤里了。”窦娥取来醋，驴儿接过来，连汤一起送进房去。

张父：“羊肚儿汤做好了？”

驴儿：“做好了，你端过去吧。”

张父端着汤送到婆婆床边：“婆婆，你吃些汤儿吧。”

婆婆：“有累你了。”她接过汤去，就一阵恶心，就把汤放下，一劲干呕。她说：“我恶心，干呕，不吃这汤了，你老人家吃吧。”

张父：“这汤是特意给你做的，不想吃，也尝两口儿。”

婆婆：“一口也吃不下，你老人家请吃吧。”

张父端起碗把汤吃了。窦娥听了二人互让的语气那样亲切，心中有气，心想：“他家和咱家有什么亲戚瓜葛？全忘了旧日夫妻情意，还说什么百年同穴，千里送寒衣！”

张父吃完了汤，忽然觉得心中不适，说道：“怎么一下子昏昏沉沉起来？”接着就一下子倒在地下了。

婆婆慌了：“你老人家挣扎着点儿！哎呀，不是死了啊？”于是急得哭起来了。

窦娥、张驴儿闻听哭声都跑进来了。窦娥认为虽然人命关天，但寿数有定，这不过相守了三天两日，又不是一家人，认自己晦气，舍一具棺材，打发走了事！何必哭哭啼啼！

张驴儿见他父亲死了，就一把抓住窦娥：“好啊！你把我老子药死了，我不能干休！”

窦娥：“我哪里有什么药？就是你要醋的时候自己倒在汤里的，你还唬吓别人！”

驴儿：“我自己的老子，你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的，有谁相信？”

他大声喊叫：“四邻八舍听着：窦娥药死我家老子哩！”

婆婆：“罢了！你不要大惊小怪的，吓杀我了！”

驴儿：“你想让我饶了么？”

婆婆：“当然愿你饶了我们。”

驴儿：“你教窦娥顺从了我，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，我就饶她。”

婆婆：“孩子，你就顺从了他吧。”

窦娥：“婆婆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！我一马不备两鞍，教我改嫁别人，绝不可能！”

驴儿：“窦娥，你药死了俺老子，你是要官休还是要私休？”

窦娥：“怎么是官休，怎么是私休？”

驴儿：“要官休，就把你拖到官衙，把你三推六问，你这么瘦弱的身子，当不过拷打，不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犯罪！要是私休，你就乖乖地给我做老婆，这倒便宜了你！”

窦娥：“我何时药死你老子？情愿和你见官去！”

驴儿：“好吧！咱们就走！”他拖了窦娥和婆婆走出大门。

楚州太守叫做桃机，是个极贪婪的赃官，正是他升厅坐衙。

张驴儿在堂外高喊：“告状，告状！”

祗候：“拿过来！”

张驴儿见了太守慌忙跪下。太守也连忙给驴儿跪下。

祗候问道：“相公，他是告状的，怎么给他跪着？”

太守说道：“你不知，但来告状的，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！”

太守坐在堂上问道：“哪个是原告，哪个是被告，从实说来。”

驴儿：“小人是原告，叫张驴儿，告这媳妇她叫窦娥，她下毒药在羊肚汤儿里，药死了俺的老子。这个蔡婆婆，就是俺的后母。望大人给小人做主。”

太守：“是哪一个下的毒药？”

窦娥：“不干小妇人事。”

婆婆：“也不干老妇人事。”

驴儿：“也不干我事。”

太守：“都不是，难道是我下的毒药不成？”

窦娥：“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，他自姓张，我家姓蔡。我婆婆因为向赛卢医要债，被他骗到郊外勒死，我婆婆却得到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，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，养赡终身，报他的恩德。谁知他两人倒起了不良之心，冒认婆婆做继室，要逼小妇人做儿媳

妇。小妇人原是有丈夫的，服孝未滿，坚执不从。适值我婆婆患病，让小妇人做羊肚儿汤吃。不知张驴儿从哪里弄来毒药，接过汤来，只说少些醋，支走小妇人，暗中倾下毒药。也是天幸，我婆婆忽然呕吐，吃不了汤，就让他老子吃了。才吃了几口，就死了。这与小妇人并无干涉，只望大人明镜高悬，替小妇人做主。”

驴儿说道：“大人详情：她自姓蔡，我自姓张，她婆婆不招俺爹接脚，她养俺父子两个在家做甚？这媳妇年纪虽小，极是个赖骨顽皮，不怕打的。”

太守：“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。左右，给我选大棍子打她！”

几个差人拉过窦娥用大棍打。一棍子下去，一道血，一层皮，打得鲜血淋漓。打得昏死过去，又喷水苏醒过来，死去活来整整三次。打得窦娥百般难忍，心想：“婆婆呀，是你干下的事，却让我挨这般拷打，我这冤枉谁知道啊！”因此她不断呼喊冤枉。

太守逼问：“你招也不招？”

窦娥说：“确实不是小妇人下的毒药。”

太守：“既然不是你，给我打那婆子！”

窦娥忙说：“不不不！别打我婆婆，我情愿招了，是我药死张驴儿父亲的。”

太守：“既然招了，让她画了伏状，用枷枷上，下到死囚牢里去。到来日判个‘斩’字，押付市曹典刑。”

差役们向下带窦娥，蔡婆婆拦住她，哭道：“窦娥孩儿，这都是我送了你的性命，可不痛杀我了！”

窦娥：“我的冤屈天地知！我怕你年老的婆婆受酷刑，我要是不死，怎么救得了你呀！”

驴儿：“多谢青天大老爷做主！明天杀了窦娥，才为小人的老子申冤。”

太守：“张驴儿、蔡婆婆都要取保状，随衙听候。打散堂鼓！”

监斩官命令差役们把住街口，不许闲杂人随便走动。路边还是聚集了许多百姓。

差役们敲着鼓锣过来了，刽子手提着刀，押解窦娥，窦娥披枷带锁，踉踉跄跄走着。她满面泪痕，一腔怨愤，仰头看着父老乡亲们。

刽子：“快点走，快点走！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！”

窦娥一边走，一边向两边的群众、向苍天空控诉：“没犯法倒遭极刑，我冤枉啊！老天爷怎么也是不分清浊的糊涂虫，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，作恶的享高贵又长寿，天地也是怕硬欺软！”

刽子：“快点走！别误了时辰！”

窦娥：“这位哥哥，我有句话说。”

刽子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窦娥：“不要走前街，从后街走我死而无怨，不要推辞路远几步。”

刽子说：“你到了法场上，有什么亲眷要见的，可以让他们过来见你一面。”

窦娥：“可怜我孤身只影没有亲眷。”

刽子：“难道娘家也没个爹娘？”

窦娥：“只有个爹爹，十三年前上朝取应去了，至今毫无音信。”

刽子：“你刚才让从后街走，是什么主意？”

窦娥：“怕的是走前街让我婆婆碰见。”

刽子：“你连性命都顾不得了，怕见婆婆干什么？”

窦娥：“俺婆婆要是见我披枷带锁，上法场要挨这一刀，她会气坏了的。哥哥你看我临死的面上多行方便吧！”

婆婆哭着跑过来：“天哪！我那好儿媳妇啊！”

刽子：“婆子靠后！”

窦娥：“既是俺婆婆来了，叫她过来，我嘱咐她几句话。”

刽子：“那婆子，你过来，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！”

婆子：“孩子啊，真痛杀我了！”

窦娥说道：“婆婆，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，实指望药死了你，要霸占我为妻。不想到婆婆让给他老子吃了，倒把他老子药死了。我怕连累婆婆，屈招了药死他老子，今天就赴法场典刑了。婆婆，此后遇着冬时年节，月一十五，有吃不了的水饭，倒半碗儿给我吃；有烧不了的纸钱，给窦娥烧一陌儿。这就是看你死去的孩儿面上，我又少爹无娘、服侍婆婆这几年了……”

婆婆哭道：“孩儿放心，这些老身都忘不了，天哪，痛杀我了！”

窦娥：“婆婆呀，你不要再啼啼哭哭、怨气冲天了。这都是我窦娥没时运，负屈含冤！”

刽子：“那婆子靠后站，法场到了，时辰也就到了，不能再说了！”

他们把窦娥推到法场中间，差役为窦娥打开枷锁，窦娥跪在地下。

窦娥说道：“告监斩大人：有一事若肯依窦娥，便死而无怨。”

监斩官：“什么事？你说。”

窦娥：“要一领净席，等我窦娥站立，又要丈二白练，挂在旗枪之上。要是我窦娥确实冤枉，刀过处头落，一腔热血半点儿不落地，都飞在白练之上。”

监斩官：“这个可以依你。”他吩咐差役们速去备办。片时，净席取来铺在地下，窦娥站到上边。丈二白练也挂到旗杆上了。

刽子：“你还有什么话，快对监斩大人说，没多少时间了。”

窦娥又跪下说道：“不是我窦娥说这些无头愿，确实天大的冤枉。如今是三伏天道，要是窦娥真的冤枉，身死之后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盖上窦娥尸首！”

监斩官说道：“这三伏天，你就有天大的冤枉也召不来一片雪花，不要胡说了！”

窦娥又道：“大人，我窦娥死得确实冤枉，从今以后，让楚州干旱三年！”

监斩官：“打嘴！哪有这种说法！”

窦娥说：“你认为天公不可期，人心不可怜，这皇天也肯从人愿。我的冤屈如同东海孝妇，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，使百姓有口难言！”

这时候，忽然天色阴沉，冷风一阵阵地刮过来。

窦娥：“浮云为我阴，悲风为我旋，三桩儿誓愿不能不显现！婆婆啊，冤死的窦娥天地人群可以证见！”

时辰已到，大炮三声，刽子手挥刀，窦娥倒地，大雪开始飘落，鲜血直飞到丈二白练之上。

监斩官：“呀，真下雪了，怪事！”

刽子：“我平日杀人，满地鲜血，这个窦娥的血，都飞到白练上去了，没有半点落地！”

监斩官：“这窦娥的死罪必有冤枉，两桩誓愿都已应验了，大旱三年得看以后了。左右，不必等雪晴了，快把窦娥尸首交还蔡婆婆去吧。”

窦天章十六年前进京应试，一举及第，不断迁升，如今官拜参知政事。因为他一向廉能清正，节操坚刚，又蒙皇帝眷爱，又加了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职衔，命他随处审囚刷卷，体察滥官污吏，容他先斩后奏。作为窦天章，是一喜一悲。喜的是身居台省，职掌刑名，威权万里。悲的是，女儿端云七岁上给了蔡婆婆做儿媳妇，他自得官之后，就差人到楚州找蔡婆婆家。她的邻里街坊说道：当年蔡婆婆不知搬到何处去了，至今音信全无。他为女儿多次伤心啼哭，忧愁得须发斑白了。

窦天章来到淮南地面，听说这楚州已三年不雨，他觉得这也奇怪。就住在州厅安歇。

天章吩咐从人张千：“告诉州里大小属官，今天免参，明日早见好了。”又吩咐道：“说给六房吏典，但有合刷照文卷，都拿来，待老夫灯下看它几案。”

张千掌上灯，把一堆文卷放在书案之上。